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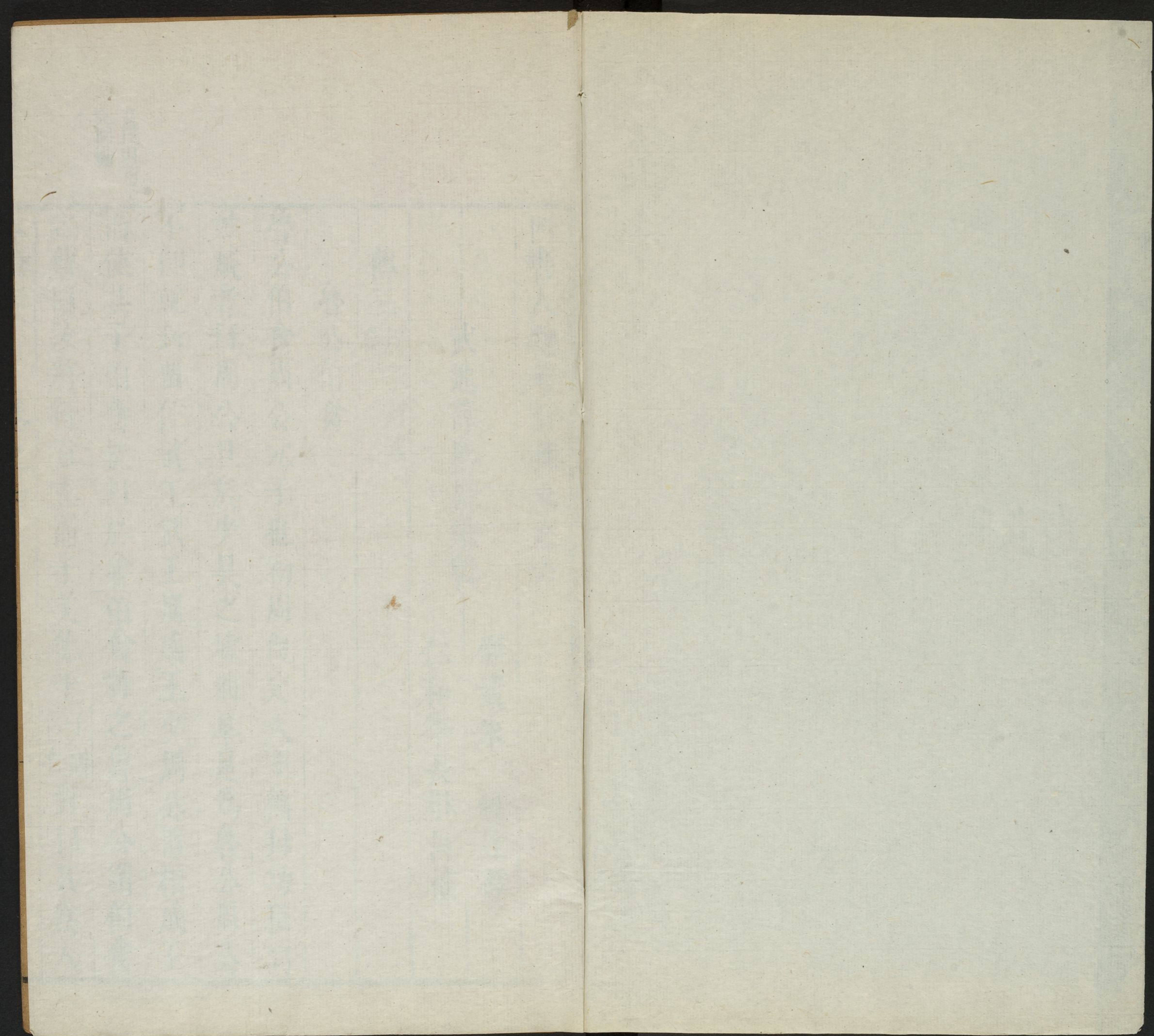
2

CHINESE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82

TEHL 662/4400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四書人物考訂補卷之六

武進薛應旂采輯

邵武朱

焯註釋

仁和季長楸訂補

傳三

以下列國魯

魯公伯禽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初周既定天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即就封。畱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畱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伯禽將之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

子謂伯禽

對曰。其為人

百段出荀子
先問編



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之爲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

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無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故得綱紀文章尚存。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

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盼。作盼誓。其文其尚書。遂平徐戎。定魯。伯禽以成王元年就封。享國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卒。

薛應旂曰。周公得三士於千百之中。向使千百人不至。則三士不可得矣。是以知得士之難。而不敢驕人

也。若後世。則謂千百人中。僅有三士。祇以見士之不足貴。而可驕也。噫。其亦異乎周公之用心矣。

昭公

魯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

齊歸。胡女。齊襄公之妾也。歸。姓也。襄

公卒。時太子野立。三月而卒。魯人立稠為君。叔孫豹

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即立長。年鈞。擇賢。

義鈞。則卜。今稠非嫡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

色。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

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元年春。猶有童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年春。正月。公即

百段出左傳
襄公三十一
年

二段出左傳
昭公元年

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音運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

口。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潰。亂也。齊。一也。請戮其使。樂

桓子。鮒相趙文子。相文子于會。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

請。為叔孫請。免其罪。使請帶焉。鮒難指言求貨。故使人以請帶為辭。弗與。梁其

曰。鮒。音。孫家臣。貨以藩身。人之有貨。所以藩衛其身。子何愛焉。叔

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

使。必伐。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何以為衛社稷。雖怨季孫。魯國

何罪。雖怨季孫。伐莒以累已。魯國有罪。而使之破兵乎。叔出季處。叔孫出使。季孫守國。

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巳。召使者。裂

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召王鮒使者。裂下裳。趙孟之帛。作帶而與之。趙孟

即文。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雖思患難。猶言

叔出。信也。圖國忘死。圖謀衛國。而不以貨免其死。貞也。謀主三者。

謀國。而以忠信。貞三者為主。義也。魯叔孫豹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固請諸楚。乃免叔孫。二年夏。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

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固嘗為我日。女無敢為

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汝無敢受晉賓客之禮。若得達使命於晉之執事。則

魯國受。敦辱郊使。請辭。致館。晉將授館舍。辭曰。寡君命下

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

子叔子知禮哉。八月。大雩。旱也。雩者。使女巫率諸巫而歌舞哭。聯作其狎

言迂也。迂遠其辭。以祈雨也。其於制名之義。未可知。果

三段出左傳
昭公元年

四段出左傳
昭公元年

五段出左傳
昭公三年
六段出左傳
昭公四年

得乎否也。嘗觀神農書云甲乙日不雨。命為青龍。東方小兒舞之。丙丁日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日不雨。命為黃龍。中央壯者舞之。庚辛日不雨。命為白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日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然則大雩之制。或者本於此與。

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魯大夫曰。雹可禦

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於北陸。

始藏冰。陸。道也。北陸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水堅而藏。西陸。朝覲而出之。奎

昂畢。西方之星。西陸。謂夏三月。日在昂畢。蟄虫出而用水。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沍。音互。閉也。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

食喪祭。朝廷之臣。食祿在位。賓客享食若喪若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

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桃為弓。以棘為矢。

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

婦。喪祭用冰。天時既暑。則喪祭皆用水。祭寒。祭司寒之神。而藏之。獻羔

而啓之。公始用之。始。先也。火出而畢賦。火星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始

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

人傳之。輿人納之。山人。虞官也。縣人。遂屬也。輿人。賤官也。隸人藏之。夫

冰以風壯。壯。堅也。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

則冬無愆陽。陽不過。則冬不溫。夏無伏陰。陰不伏。則夏不寒。春無凄

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無飛霜雨。雹之災。癘疾不

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有餘則弃之。

人物考 卷之六 五

昭公四年
昭公四年
昭公四年
昭公五年

風不越而殺。越。散也。陰陽失序。風不散。越。而肅殺以害物。雷不發而震。雹

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邠風七月詩。藏冰之道也。

其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冰。四之日其蚤獻蒜祭韭。夏六月。楚靈王

會諸侯於申。公稱病不往。九月。取鄆。莒亂。著丘公立

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取之。春秋。凡克邑不用師。徒者曰取。冬。十二

月。乙卯。叔孫豹卒。叔孫豹。即穆子。豎牛絕其食而死。事見周任傳。五年。春。正

月。舍中軍。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卑公室也。

四分公室。故卑。初作中軍。在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

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但臣其子弟。孟

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二子。孟孫叔孫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二家隨時貢獻於公。

而季孫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

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謂叔孫惟不欲毀也。故

盟諸僖閔。盟於魯僖公之閔。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名。盟詛皆在襄公十一年。

年。受其書而投之。受季孫之書。而棄之。不以告。帥士而哭之。痛叔

孫之見誣也。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

謂女叔齊曰。女叔齊。即司馬侯。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

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言何為。不知禮。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

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固結民心。而為之防範。今政令在

昭公五年

人物考 卷之六

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羈，莊公之玄孫，懿伯也。弗能用也。此言

不知禮，無以守其國家。奸大國之盟。犯元年會號之盟。陵虐小國，利人

之難，不知其私。不自知其有私難，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行其政令。公室四分。

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

終始者，此言昭公不知禮，盡失其民。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憂其所

至。禮之本未，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

亟。亟，急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

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於晉。愬，魯受牟

夷於晉。晉侯欲止公。止，執也。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

誘也。因朝而執之，是誘人而執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是怠

惰以欺之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乃歸公。秋

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莒人不設備，攻戰之備。戊辰，叔

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六年夏，季武子如晉，拜莒田

也。謝五年受牟夷邑，晉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邊豆之數，加於常禮。武子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

音況。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固

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七年，楚靈王成章

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落者，宮室既成，與賓客宴會，以酒食澆落也。即歡樂之意。

太宰蕞啓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楚。靈王好以大屈

名。既而悔之，蕞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

十三段出左
傳昭公五年

十三段出左
傳昭公六年

十四段出左
傳昭公七年

十五段出左
傳昭公八年

君君且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十一月。季武子卒。八年。秋。大蒐於紅。左氏謂儒多言春蒐也。而秋典

之。非時也。木訥曰。此三家既分公室。故借蒐田之禮以數軍實也。春蒐者。獵之淺。秋獮者。獵之深。姑淺獵而寡獲。以示不貪於弋。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獵其實則數軍而已。

十六段出左
傳昭公九年

九年。秋。孟僖子如齊。殷聘。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

十七段出左
傳昭公九年

志舊好。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

無民。其可乎。桓公四年。狩於郎。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郎。今又築為囿。許氏謂危辱也。北。而

十八段出左
傳昭公十年

築囿非時。見公之志荒。張氏謂季孫意如。逢君以耳口之娛。而日竊其權也。郎在魯東門。十年。秋

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郟。音梗。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亳社

殷社也。魯有殷社。所謂兩社也。至是魯始用人於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

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將誰福哉。宋襄公使

邾文公。用魯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得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

為人也。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一國之君

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遠乎。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

用諸侯乎。十一年。夏。五月。甲申。夫人齊歸薨。大蒐於比蒲

比。音毗。大蒐。不治兵蒐也。左氏曰。非禮也。以君有母喪而國不廢蒐也。孟僖子會邾莊

公盟於祲祥。左氏曰。修好禮也。杜預註云。蒐非存人

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

十九段出左
傳昭公十一年

二十段出左
傳昭公十一年

二十一
傳昭公十一年

左傳昭公十一年

一年

史趙。晉大夫。史趙曰。必為魯郊。此言昭公必出在侍者郊野。不能有國。

日。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昭公。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不必

為祖考所歸祚。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

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為魯國之政而不恤君母

之。不忌君也。忌。畏也。是不畏君之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

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十二年秋七月。

公如晉。至河。晉有平公之喪。謝還之。十三年春。叔弓

帥師圍費。弗克。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其費歸晉。叔弓季氏之黨。故為

季氏圍費。弗克。據傳。費人皆叛季氏。季氏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

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亾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疾而叛。為之聚也。季氏從之。三年。然後復得費。則知南蒯之謀。雖疎。而欲去季氏。雖季氏之邑人。亦同此

心也。又按南蒯之初奔晉也。子韓皆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竊意此時大夫皆執國命。晉大夫亦

惡南蒯之言。害已。故非之耳。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宮。時梓慎曰。禘

乎。吾見赤黑之禘。非祭祥也。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大臣卒。故為之去樂。而終禘祭之事。高郵孫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公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去

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之。岷隱曰。禮有出於變者。可以義起。若

此去樂卒事。是也。故三傳皆以為得禮。然公穀以為叔弓卒。在外當祭。而告。則君有祭祀。大夫之喪。不以

告。禮也。左氏以為叔弓蒞事。籥入。而卒者。是也。冬。如晉。謝平丘之不與盟也。

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季孫是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事在十三年。十六年春。公在晉。

晉。留之。公屢如晉。晉却之。以季氏故也。今晉方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懼。晉無所訾。故許公一朝

二十三段出
左傳昭公十

二年

三年

二十四段出
左傳昭公十

五年

二十五段出
左傳昭公十

五年

二十六段出
左傳昭公十

六年

二十七段出
左傳昭公十
七年

二十八段出
左傳昭公十
七年

二十九段出
左傳昭公十
九年
三十段出左
傳昭公二十
一年

三十一段出
春秋昭公二
十二年
三十二段出
春秋昭公二
十三年

三十三段出
春秋昭公二
十四年
三十四段出
左傳昭公二
十五年

焉。夏公至自晉。魯恥之。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

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小雅。采芣。詩取其君子來朝。

穆公賦菁菁者莪。小雅。菁菁。詩取其既見君。昭子曰

不有以國。以。用也。言穆公若無用國之本。其能久乎。秋。邾音子來朝

孔子見而問官。叔孫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

火名。共工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以龍紀。故

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為鳥師。而鳥名。先儒俱謂孔子見邾子而問官。左氏

以為昭子問官。孔子但聞之。而問禮則誤矣。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二

十一年夏。晉頃公即位。使士鞅即范來聘。冬。公如晉

及河。晉將伐鮮虞。麟。公還。岷隱曰。晉豈無以待賓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

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二十二年春。大蒐於昌間。二十三年春

叔孫婣音如晉。晉人執之。冬。公如晉。至河有疾。及晉

而公乃復。昭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說者皆謂

有疾。公如晉。有以議已。故以公待命於河。晉辭公而已。如

晉。此季氏之奸也。至五年。公如晉。公必有以言其故。

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已也。

然晉實不治季氏。以魯貢出於季氏也。故其後公如

晉。皆却之。及公末年。迫於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二十四年春。叔孫婣至

自晉。二十五年春。鸛鶴來巢。周官。鸛鶴不踰濟。魯未嘗有來巢。為異。說者謂

飛鳥得氣之先。世將亂。氣自北而南。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

有之。曰。鸛之鶴之。二字分言。取其叶韻。公出辱之。鸛鶴之羽。羽。飛

貌。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買馬饋之。鸛鶴跕跕。音朱。跳行

貌。公在乾侯。徵褰與襦。褰。求也。褰。袴也。襦。內衣也。言每歲平子歸從者之衣履。

鸛鶴之巢。遠哉遙遙。遠哉。遙遙。言遠而又遠也。稠父喪勞。稠父。昭公也。成

於外。故宋父以驕。宋公。定公也。代古。其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故。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賈。誼。為。長。

沙。王。傳。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傳。王。好。騎。馬。墜。而。薨。誼。傷。之。亦。病。歿。昌。邑。王。時。

夷。鳩。鳥。集。官。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對。曰。夷。鳩。野。鳥。入。宮。亾。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亾。盧。奴。

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且。覺。時。狐。鳴。光。舍。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郡。都。尉。禮。文。伯。時。羊。伏。聽。

下。後。遷。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後。遷。丹。陽。太。守。他。如。人。且。亾。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虫。入。

邑。等。類。則。知。禍。福。之。來。莫。不。有。兆。惟。明。者。能。燭。之。耳。季平子。邠昭伯。二氏之雞

鬪。季氏芥雞羽。搗芥子。播雞羽。可以迷邠氏雞目。一云季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鏡着雞

三十五段出
左傳昭公二
十五年

也。頭。邠氏金距。以金為雞足。季平子怒而侵邠氏。故邠昭伯

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偽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

臧氏執之。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老家臣之長。臧邠氏以難

告公。九月。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

罪。乞免誅。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

亾。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之徒

者眾矣。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民將生心。生

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叔孫之

臣。鬻。戾。言於其眾曰。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鬻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

遂伐公徒孟懿子見叔孫氏旌亦執邱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公出奔氏一云季平子以雞不勝怒而侵邱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邱昭伯將帥徒以攻季氏仲孫叔孫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存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邱昭伯不勝而歿昭公出奔卒於乾侯夫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於乾侯而卒猶幸至於齊齊

景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公喜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歿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歿而肉骨也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公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今齊不得與魯通使受其貨賂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許齊臣高齮梁丘據請勿納公梁丘據遂言于齊景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異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歿俱在前年不知天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

遂伐公徒孟懿子見叔孫氏旌亦執邱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公出奔氏一云季平子以雞不勝怒而侵邱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邱昭伯將帥徒以攻季氏仲孫叔孫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存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邱昭伯不勝而歿昭公出奔卒於乾侯夫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於乾侯而卒猶幸至於齊齊

景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公喜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歿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歿而肉骨也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公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今齊不得與魯通使受其貨賂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許齊臣高齮梁丘據請勿納公梁丘據遂言于齊景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異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歿俱在前年不知天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

遂伐公徒孟懿子見叔孫氏旌亦執邱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公出奔氏一云季平子以雞不勝怒而侵邱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邱昭伯將帥徒以攻季氏仲孫叔孫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存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邱昭伯不勝而歿昭公出奔卒於乾侯夫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於乾侯而卒猶幸至於齊齊

景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公喜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三十六段出左傳昭公廿六年

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一云。昭公失國走齊。景公問曰。君何年之少。而弃國之早。奚道

至於此乎。昭公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弼而外無輔。輔弼無人。諂諛者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得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者乎。晏子對曰。不然。夫

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臨難而鑄兵。噎而掘井。雖速亦無及已。二十八年。昭公如

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韓氏。趙氏。魏氏。范氏。智氏。中行氏。此六卿也。

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公乾侯。二十九年。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恥之。

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公。召季平子。平子布

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眾不

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為君。是為定公。

薛應旂曰。昭公之不君。固也。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

公。奔播失國。雖以齊晉大國。屢欲內之。而見沮。竟卒

於乾侯。凡以始於讒。而成於賂也。噫。讒賂之為天下

害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定公

魯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元年。夏。昭公之喪。

及壞墮。音頹。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墮出奔。六

首段出左傳
定公元年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子宋即位季孫使

役如闕公氏如往也闕魯羣公墓所在也公氏猶言公之墓宅蓋昭公將葬於闕季孫使役

徒先往將溝焉季孫惡昭公將溝絕其墓宅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鸞曰生

不能事歿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也自章遠君之惡縱子忍之

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

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歿又惡之昭公之歿又加以惡謚

以自信也信明也自明其不臣之迹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

葬昭公於墓道南雖不為溝循別葬于昭公墓道之外孔子為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乃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九月大雩

立煬宮音讓初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至是昭公

薨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岷隱曰甚矣小人之誣也昭公之出也以

宋公之薨叔孫之卒歸之天及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為媚立煬宮以為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嘗

兩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於煬公故小人得藉口以求媚而致報焉按岷隱之說雩雖祈雨古禮春

秋世變往往非時而雩或者轉而為祈福之祀與若季氏之雩又類淫祀神之所吐名雖雩而實則非矣

木訥曰小人為惡內有不安則諂鬼神以徼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公伯禽之子自煬

至昭二十二世矣神靈何在季氏疑得罪於周公伯禽故為之祀其子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

立武宮固已違制今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二年夏五

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天子有五門雉門取其文明也周禮有中門則雉門之別

名也觀門闕也而觀在門兩旁懸國家之典章以示人處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

觀按兩觀天子之制魯作之非禮矣其災也猶災桓僖也若曰庶其示權竊之譴而俾之創乎魯不悟

二段出春秋
定公二年

三段出春秋
定公三年

而復新焉。則越禮犯分之罪安可逃也。

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曰。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愚恐待晉之過厚也。不獨晉無此意。當世亦未有此說也。夾漈曰。晉以昭公之子已長。而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稽。故辭。愚謂此以其事而度之也。岷隱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愚謂此以其義而責之也。木訥曰。晉以魯權在季氏。得公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聘。故寧屢却昭公。定公即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晉果却公。故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此辱也。定公之為人。知恥於昭公遠矣。愚謂此以其情而察之也。合此三說。其理乃備。而伊川之陳理尤高。亦所當知。

四段出春秋
定公三年

冬盟於郟。修邾好也。

定公新即位。故修好於邾。

四年夏五月公

五段出春秋
定公四年

及諸侯盟於臯鼬。

音又。

秋七月公至自會。五年夏六月

六段出春秋
定公五年

丙申季平子卒。

平子。逐昭公者也。凡例之說。以書卒為盛事。因謂定公以上卿葬之。書卒

七段出春秋
定公五年

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以其不順已。冬十月丁亥殺

公何藐。

季氏之族。

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

稷門。魯南城門。

庚寅

大誼。

誼。謂違盟者。當受罰。

逐公文獸。

音觸。即文伯。

及秦遙。

平子之始壻。

皆

奔齊。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孟孫謂范獻子曰。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以罪定公。愚謂。外則書卒。魯諸卿皆然。意如之惡。於逐君。日見。不必於書卒。有褒貶。且自昔君有明昏。未嘗不書。崩書薨。士大夫有賢不肖。未嘗不書卒。此乃其常耳。

敢卒。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桓子從父昆弟也。陽

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而逐仲梁懷。

以其不順已。

冬十月丁亥殺

公何藐。

季氏之族。

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

稷門。魯南城門。

庚寅

大誼。

誼。謂違盟者。當受罰。

逐公文獸。

音觸。即文伯。

及秦遙。

平子之始壻。

皆

奔齊。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孟孫謂范獻子曰。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九段出左傳
定公六年
十段出左傳
定公七年

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此段解見陽虎傳
冬。城中城。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警。故城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陽

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春。齊國夏伐魯西鄙。陽虎御季桓子。公歛

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

死。而女也。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

虎懼乃還。不敗。此段解見陽虎傳。八年春。公侵齊。夏。齊國夏

高張伐魯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公會晉師於

瓦。范獻子。即士鞅。執羔。執羔為贊。趙簡子。即趙鞅。中行文子。即荀寅。

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也。桓公

之後。故皆稱三桓。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

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

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事。在陽虎傳中。此

十三段出左傳定公九年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十年公會齊侯于

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

樂。齊侯懼乃止。歸魯鄆。謹龜陰田。此段解見孔子傳。十一年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昔魯侵晉而鄭附齊。故為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

為齊平鄭。魯雖反覆齊晉之間。然能塞怨窒忿。以成鄰國之好。蓋亦有足嘉者矣。十二年使

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不肯

墮成。伐之不克。此段詳見孔子傳。十三年夏。築蛇淵囿。成公築鹿

十六段出春秋定公十三年

十四段出史記魯世家

十三段出左傳定公九年

十二段出左傳定公八年

十一段出左傳定公八年

年

昭公築卽囿。定公築蛇淵。囿一國而為囿者三。且築而虞之。芻蕘雉免者何為哉。

大蒐于比

十七段出左傳定公十三

蒲。夏蒐非時也。

季桓子受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禮三

十八段出左傳定公十三

日孔子去。

此段詳見孔子傳

十四年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助范氏故懼

十九段出春秋定公十四

而城

十五年春正月。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

二十段出左傳定公十五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其皆

二十一段出春秋定公十五年

有歿。人馬。語在子貢傳中。鼯鼠食郊牛。牛歿。

孫炎曰。鼯鼠如

知痛。張氏曰。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于會

鼠狼。夾滌曰。草鼠而微黃。又曰。甘口鼠也。筮人畜。不

違天也。戴岷隱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蓋可信。

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使克作頌。則知請郊於天子。亦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

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鼯鼠食郊牛。宜可以不郊矣。而卒不免郊。蓋玩習既久。雖天災亦不知畏矣。

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九月丁巳葬。由不克葬。戊

午。日下曼。乃克葬。

薛應旂曰。余嘗觀定公之立也。春秋不書正月。是政

在季氏。則既不得正其始矣。及觀晉趙簡子問史墨

曰。季氏亾乎。史墨對曰。不亾。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

為上卿。至於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

殺嫡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名與器。不可以假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

孔子則自謂不能以季氏待之。卒受女樂而怠政。其又奚足論耶。

哀公

魯哀公名蔣。定公子也。四歲即位。元年春正月。鼯鼠

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定公之世。撫邾甚厚。邾亦事魯甚勤。邾魯之好。實

出定公。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漆。哀公

即位。席未溫而何忌伐邾。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以邾近於魯。利土也。二年春二月

取邾鄆東田及沂西田。州仇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

哀公懦弱。庸三家復張。季孫將上軍。叔仲佐之。取邾鄆

沂之田。田既入魯。疑邾告於大國。以加討。故復要以

盟之。三卿將兵而盟。止三卿者。季氏強。不屑與邾盟也。

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大祖凡五廟。則僖桓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季

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

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魯懼晉。故城啓陽。自是連年四城

虞而備晉。蓋地在今沂州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伐魯。故城邑以脇之。非備晉也。秋七月

丙子。季孫斯卒。冬十月。州仇何忌帥師圍邾。四年春。城西郭。備晉也。木訥曰。備邾。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即

首段出春秋

哀公元年

二段出春秋

哀公元年

三段出春秋

哀公二年

四段出春秋

哀公三年

五段出春秋

哀公三年

六段出春秋

哀公三年

九段出左傳

哀公四年

十段出春秋

哀公四年

十一段出春

秋哀公五年

十二段出春

春城毗備晉也

冬叔還如齊

六年春城

十三段出春
秋哀公六年

十四段出春
秋哀公六年

十五段出春
秋哀公六年

十六段出春
秋哀公七年

十七段出左
傳哀公八年

十八段出左
傳哀公八年

十九段出左
傳哀公八年

二十段出左
傳哀公十年

二十一
左傳哀公十

邾瑕備晉也。邾瑕者邾之瑕邑。而魯城之也。木訥曰。魯城邾邑。奪其險以要其服。如城鄭虎

牢之類。非備晉也。故今年城邾瑕。而冬即伐邾。明年又伐邾。以邾子來。蓋邾失其險。無以抗魯也。明叔

還會吳於相。吳既伐陳。魯懼兵之伐我。故往會焉。始與吳結好。冬何忌

帥師伐邾。元年伐邾。三年圍邾。今又伐邾。三家同利。命。學禮於孔子。彼其所志。徒在於威儀進退之間。所謂此儀也。非禮也。初志已非。雖親聖人。何益哉。七

年。夏公會吳於鄆。吳徵百牢。子服景伯辭之。不聽。乃

與之。語見景伯傳中。八年春。吳為邾故。將伐魯。時魯

人叔孫輒。公山不狃。皆在吳。輒勸之。伐不狃。難之。語

在不狃傳中。吳師伐魯。克東陽。舍於五梧。蚕室。庚宗

遂次於泗上。為城下之盟而還。此段詳見子服景伯傳夏。齊人

取讎及闡。且如吳請師。乃歸邾子益於邾。魯取邾。吳既伐之。齊

又取其二邑。魯得不償。失。故復歸邾子于邾。秋。及齊平。冬。十二月。齊人歸

讎及闡。齊之取讎闡及歸。左氏以為季姬適齊。悼公之故。公穀以為因伐邾之故。諸儒多從公穀。

胡氏曰。邾子益。齊出也。魯以邾子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闡。及歸邾子益於邾。則齊人歸讎及闡。葉石林嘗

辨左氏之說。非人情。而公穀二家為近實。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邾子無道。囚之。使大夫奉太子齊錫也。故遂奔齊。公會吳伐齊。

師于郕。五月。公至自伐齊。高氏曰。吳欲求霸。怒齊不

鄰之國。是助吳為虐。而致齊之亂也。王宗論嘗言魯為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是不能令而受命

也。僖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乃會吳伐齊。用楚伐齊。猶借之以釋憾。會吳伐齊。直為吳役而已。助夷賊夏。

周公伯禽之。十一年春。齊為郕故。國書帥師伐魯。報去

風。於是掃地。

一年

年春會吳及清季康子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

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

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於是季孫告叔孫孟孫及

齊師戰於郊。冉求帥左師。用矛入齊軍。樊遲為右師。

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曰。馬不進也。是時

齊人不能師。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此段詳見夏公

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贏。甲戌。戰於艾陵。

大敗齊師。獲國書。傳載國書師敗身亡及公孫夏問

丘明陳書東郭書皆亡子胥諫吳

王得齊猶石田而越之乘吳亦基於此。木訥曰。魯再

會吳伐齊。招夷以戕中國。為惡大矣。然公與會不與

戰。吳強。魯弱也。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

矣。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

也。三發問而不對。既乃謂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此段詳見

冉有十二年春用田賦。公以幣如衛迎孔子。孔子自

衛歸魯。侍坐於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

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孔子對曰。丘知之矣。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

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

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

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

二十二段出
左傳哀公十
一年

二十四段出
左傳哀公十
一年

二十四段出
春秋哀公十
二年
二十五段出
韓非子外儲
說

二十六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先於宗廟之盛也。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

二十七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吳。故不書姓。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音問放經而

二十八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拜。此段解見於公會吳於橐臯。吳夫差敗齊師於艾

二十九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故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

三十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猶固也。弗可改也。若猶可

三十一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鄆。鄆

三十二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今泰州吳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霸。故為之會。宋衛於鄆。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黃池之會。晉好於吳。非爭霸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向事吳者。皆曾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則魯之罪著矣。冬十二月。

三十三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

三十四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畢。火。心星也。火伏在冬。十月。而後螽。虫盡閉。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春秋

三十五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獨哀公之世。書螽者二。皆在閉蟄之後。禮。仲秋行夏令。則蟄虫不藏。而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虫復出。此常燠之證也。燠而螽生。災異兩興也。十三年夏公會單平

三十六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公。周卿士。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公至自會。九月螽

三十七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失閏也。左氏傳凡十月螽。皆以為為司曆之過。若以此月為虫猶未蟄。則以秋為冬。差一時也。民時

三十八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乱而農功失矣。司曆之過。一至此乎。天下寧有是理哉。况螽乃災異。非侯虫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即蝗也。蝗蟪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暖而有十四年春。西

三十九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狩獲麟。詳見孔子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詳見子路傳。夏四月。

四十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庚戌。叔還卒。六月。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詳見齊簡

四十一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四十二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四十三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四十四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二年

三十五段出
傳詩外傳

公傳孔子請伐之。公不聽。田饒事公而不見察。告公曰。

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夫

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

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

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

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

德。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

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

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

遂去之。燕。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十五年春。成叛於

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城輪邑。所冬。及齊平。子服

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

有背人之心。人皆臣事於人。而有反背所事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

有不二乎。子。周公之孫也。公孫宿。魯之公孫。故言周公之孫。多饗大

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

哉。吾不早聞命。於是齊歸魯侵地。十六年夏。四月。己

丑。孔丘卒。公誅之。誅。音累。哀辭。漢以上有之。六朝以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懸貴父為御。馬驚敗績。懸

貴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成之。圍人

浴馬。有流矢在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

誅。自此始。記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惟天子稱

三十九段出
左傳哀公十
六年

三十七段出
左傳哀公十
五年

三十六段出
春秋哀公十
四年

不欲而自強之舜。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笑笑余在疚。笑音瓊無所依 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律法也。謂已無所法則也。 子貢曰。君

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荔。十九

年。冬。叔青如京師。叔青。叔還子。 敬王崩。故也。二十一年。夏

五月。越既勝吳。欲霸中國。遣人使魯。秋。八月。公及齊

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臯。緩

也。言魯人歌緩。數年不知。使我高蹈。 高蹈。猶遠行也。使我遠行

來為。惟其儒書。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稽首。 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今

齊和遠來為會。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問丘息曰。君辱舉

玉趾。以在寡君之軍。先至齊地。故言在寡君之軍。 羣臣將傳遽以

告寡君。齊之羣臣。將傳君急遽以告齊君。 比其復也。及其往返之久。 君無乃

勤。魯君無乃勤勞。 為僕人之未次。為魯君僕從之人。未有次舍。 請除館於

舟道。舟道。齊地名。 辭曰。敢勤僕人。二十三年。秋。七月。叔青

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二十四年。公

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

釁夏。名也。獻。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

之大禮也。何故不知。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

娶於齊。孝惠並娶。未女。稱商者。遊定公諱也。 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

人物考 卷之六 二十一

四十四段出春秋哀公十七

年

四十一段出左傳哀公十

九年

四十二段出左傳哀公二

十一年

四十四段出左傳哀公二

十三年

四十五段出左傳哀公二

十四年

四十六段出
左傳哀公二
十四年

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
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與越得太子適

郢。適郢，越王太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多以地公孫有

山，使告於季孫。季康子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乃止。乃上不娶公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

子孟武伯，並于五，私郭重為公僕。武伯惡郭重，曰：何

肥也？季孫曰：請飲蔬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

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此段解見

二十七年春，越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魯還二月，盟

於平陽。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恥從越

盟，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

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夏。四月己亥，季康

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

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多忘故君臣多問公游

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

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

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山氏。三桓攻

公，公奔於衛。孫於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於有

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四十七段出
左傳哀公二
十五年

四十八段出
左傳哀公二

四十九段出
左傳哀公二

十七年
五十段出左
傳哀公二十
七年

五十一段出
史記魯世家

薛應旂曰。哀公魯之庸君也。受制季孫。不能尊用孔子。卒致奔播。以死何足論哉。然於孔子之誅。則知哀而稱尼父。於康子之弔。則知惡而爲之降禮。一念之明。固自有不可泯沒者在也。

繆公

魯繆公。名顯。元公之子。悼公之孫也。元公在位二十一年。卒。繆公卽位。元年。壬申。公儀休爲政。泄柳子思爲臣。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子思答曰。以彼所聞

首段出孔叢
于雜訓篇

舜禹之於其父。非弗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議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責以虛飾之效。又非彼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爛音東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人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

二段出孔叢
于公儀篇

二段出孔叢
于公儀篇

四段出史記
魯世家

五段出史記
魯世家

六段出禮記
祭上

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
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

矣此段又見十六年丁亥齊伐魯收最韓救魯使衆

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鉅曰假人於越而收溺
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
雖多火必不滅遠水不能救近火也今晉與荆
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免乎至是齊果伐魯二十

年辛卯魯伐齊敗齊師於平陸是時齊田和遷其君

康公於海上魯是以有辭陳莊子歿赴於魯魯人欲

弗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東修之

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

國中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

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

子曰請哭諸異姓之齒也於是與哭諸縣氏公立三十

三年子奮立是為共公

薛應旂曰嗚呼魯自昭襄定哀之時已為三家所制

削弱甚矣繆公雖不能大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

亦當時所僅見而公儀子之廉又得為相之道是以

崎嶇強暴之間而有平陸之勝迨於共公猶能伐齊

以復陽關魯竟與戰國相終始視諸列國蓋後亾者

未必非繆公延之也淳于髡乃謂公儀子為政子柳

子思為臣而魯之削也滋甚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

人物考

此之謂也。

平公

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是時齊宣王卒。湣王新立。平公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孟子語慎子曰不可。孟子既不遇於魯。遂適宋。平公立二十二年。卒。子文公立。再傳至頃公。為楚所滅。

薛應旂曰。平公於六國僭王之時。乃獨稱公。且因樂正子為政。而欲見孟子。此其為善之機。蓋可與也。臧

倉一沮。雖以樂正子之言而不能入。自是平公止於平公。魯遂一僨而不起。是固非人之所能。然不亦大可惜邪。

傳四 春秋

齊桓公 公子糾 附見

仁和本長赫訂補

人物考卷之六終

與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孟子謂慎子曰。不可。孟子
既不遇於魯。遂適宋。平公立二十二年。卒。子文公立。
何謂也。公為楚所滅。

平公會魯。遂平。而平。其固非。人之。而。謂。然。不。亦。大。
余。一。其。以。樂。五。千。女。言。而。不。其。人。自。其。年。亦。性。也。

四書人物考訂補卷之七

武進薛應旂采輯

邵武朱焯註釋

仁和李長赫訂補

傳四

春秋齊

齊桓公

公子糾附見

通篇史記世家

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初。釐
公同母弟夷仲。早歿。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
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
公。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絀無知。襄公無道。
羣弟恐禍及。故次第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

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

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弒襄公而自立。

為齊君。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皆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二人因謀作亂。襄公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於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大夫高篈及雍林人殺無

知。議立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常有怨無知。及其往游。襲殺之。告齊大夫曰。無知殺襄公。臣謹行誅。惟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臣惟命是聽。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

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

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篈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

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秋。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

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音豆。

音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

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篈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

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請往。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

而脫。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

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

政。連五家之兵。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設輕

重魚鹽之利。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以贍貧窮。

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邾。邾子奔莒。初桓公亾時

過邾。邾無禮。及其入也。諸侯皆賀。邾又不至。故伐之。

岷隱曰。齊侯反國。以無禮伐邾。晉文反國。以無禮侵

曹伐衛。伯者之用心類如此。况望其以公滅私乎。

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

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音首劫桓公於壇

上。曰。及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北面

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

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快一小忿。而棄信於諸侯。失天

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亾地與魯。諸侯

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

欺。曹子可劫。而桓公不怨。桓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衛而

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

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掌百工田成子

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

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桓公北伐孤竹。未至

卑耳。路中十里。闕然

而止。雖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已渡。事果濟。又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况其他乎。

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

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

一云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

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

一云蔡姬蕩桓公。公怒。出之。復召而更嫁焉。將伐蔡。管仲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管仲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從。因遂滅之。

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

俱出史記齊世家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

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谷之茅。包以匭匣。以供

祭祀。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楚實荊州。不入其貢。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

周昭王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朱子曰。涇舟膠楚

澤。周綱巴陵夷。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

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

於涇。楚地。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捍齊。齊師退。次召陵。桓

公矜屈完以其衆。矜。誇也。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

楚方城。山名。以為城。漢水。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

完盟而去。木訥曰。楚知齊兵不可抗。於是遣屈完下

召陵。齊侯意也。屈完至師而言乞盟。齊侯知楚子之

服。無用戰矣。於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

不遺而服。方張之楚。入國之師。藜藿而歸。威公之績

大矣。先師亦言來盟於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

盟禮。從容不迫。春秋之盟。莫有懿于此者。過陳。陳轅濤塗許齊。令出東方。

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詳見晉文公傳。二十五年。

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

弓矢大路。大路。諸侯朝會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

曰。不可。乃下拜受賜。詳見管仲傳。秋。復會諸侯于葵丘。公

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後至。遇宰

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獻公

將如葵丘之會。遇宰孔。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三亡國，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荆楚，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凍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在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失昏，是歲也。獻公卒。

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惟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

夷狄自置，惟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

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

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并州涉流沙，東馬懸

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

之會三。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公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乘車

之會六。魯莊公十四年會于甄，十五年又會甄。十六年，同盟於幽，僖公五年會首止，八年盟於洮。

九年會楚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

於此乎？又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名焉，寡

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枝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其行豈避堯舜哉？欲

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公乃止。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始受命之時。于太山河。萬物所交代之處。封必於其上。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以自效放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尊太山之高。以效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父者。泰山旁山名。正于梁父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誤。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父之山者。梁。信也。父。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于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三十八年。周襄王

弟帶與戎狄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禮以見。詳見管仲傳。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上卿禮管仲。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詳見管仲傳。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詳見秦繆公傳。是歲。管仲隱別。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詳見易牙傳。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信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韓非子。桓公曰。衛公

于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有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

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詳見易牙傳。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信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韓非子。桓公曰。衛公

于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有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

君謂勢謂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卒用

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

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詳見

晉文公傳初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

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

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

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

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

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

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辛巳夜始

斂殯初管仲言三子不可近盡逐之而公食不肯心

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

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

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吾欲食婦人

曰吾無所得又曰吾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

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

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

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

宮蟲流於戶蓋以易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

薛應旂曰一桓公也用管仲隰朋鮑叔則以奔播之

餘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豎刁易牙開方則以五

霸之長而身死無歸幾於不殯人才之關係也一至

此哉。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兀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于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開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隱明。九合諸侯。匡天下。卑朝周室。為五伯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隱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其所任異也。方山公論斷。蓋本此。

景公

首段出史記
齊世家

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崔杼弒莊公。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杼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詳見晏子傳。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

二段出史記
齊世家

三段出史記
齊世家

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八年。公如晉。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此段詳見晏子傳。三十二年。彗星見。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堂堂。大貌。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也。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音弗。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

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公起大臺歲寒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敝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乎寡人將罷

魯比其反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奉上靡敝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為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趨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當此道者其晏子是也

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

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餒

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又衛君重裘累袖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何故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衛君懼見丁色曰為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為君乎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無禮則無以守社稷公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

七段出史記
齊世家

虎。陽虎欲攻三桓。不克而奔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焉。陽虎得亡奔晉。四

八段出史記
齊世家

十入年。公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魯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此段詳見孔子傳。是歲晏嬰卒。五十八年。夏。公夫人燕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

九段出史記

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子。秋。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公卒。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師衆也。謂衆公子也。重言之者。胡黨之乎。黨所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

人物考

卷之七

七

子奔莒。遂殺高昭子。晏圍奔魯。圍。晏嬰之子。田乞乃使人

之魯。召公子陽生。即位是為悼公。田乞召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

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齊君矣。大

夫皆伏謂。遂立之。遷晏孺子於駘。殺之。於是政在田

乞。而篡齊之禍肇矣。伊川曰。此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補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為造齊

門。藝苑厄言。女嫁闔閭長子。終纍。俱早亡。葬常縣

北。二里海。虞山東南嶺之畢。化為白龍而遊。又齊

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此段補涕。比女吳事。

薛應旂曰。齊景公庸君也。然猶能納晏子之言。以顯

名於諸侯。晏子亡。而景公於是乎不君矣。繼嗣不明。

以啓陳恒之亂。而卒致姜呂之覆祀也。誰實為之哉。

黃東發云。齊景公立五十八年。晚因晉楚之衰。勞于圖伯。然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借衛圍戚。則以

子而制父。悖理甚矣。世子早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少子荼。致羣公子皆出奔。家亦不理矣。此景公問政于

孔子。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歟。趙木訥曰。齊景之世。崔氏。田氏。高氏。國氏。皆橫。而田氏尤專。景公

之為景公。特魯昭耳。得一晏子而任之。故能忍以存國。昭公有一子家子。而不能任。故以忿而失國。

簡公

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悼公立四年卒。左傳以為齊人弑之。孫覺葉石林趙木訥

皆不信。蓋既謂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初。簡公與父悅於吳。則吳子安得三日哭。無是理也。

陽生俱在魯也。闕止。即子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田

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於簡公曰。鞅名。為僕御之官。故曰御

鞅亦田氏族。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人。弗聽。子我夕

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子我執逆。至於朝。田氏方睦。

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囚即田逆。陳常使逆

詐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逆得亡去。子我盟諸田

於陳宗。子我見田逆得逃。恐為田氏所怨。初。田豹欲

為子我臣。豹亦田氏族。使公孫齊大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

卒以為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

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與田氏族疎遠。且其違者。違。謂不從子我者。

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彼謂闞止。子謂陳常。子行舍於公宮。止于公宮。為陳氏作內閭也。

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兄弟四人。乘車而入。子我在幄

幄。帳也。聽政之所。出迎之。遂入閉門。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

復入宦者禦之。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舍于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

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

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將為君除害。成子出舍於庫。聞

公猶怒。將出。將出。奔。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

賊也。誰非田宗。言田氏宗族甚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言子

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闞與大門。宮中

曰闞。大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

告殺之郭闞。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黨。田逆請而

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出雍門。齊城門。田豹

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涂車。余有私焉。事子

義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簡

公於徐州。公曰：子早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

簡公於徐州。一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于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

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

予於庭，即簡公于廟。簡公喟然太息曰：予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曰：常乃立簡公

弟騫，是為平公。

薛應旂曰：易曰：子弑其父，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田常不足論也。簡公早從御

鞅之言，猶恐不免。臨難而悔，何及哉。

錢塘陳光琳泰

傳五春秋

人物考卷之七終

人物考 卷之七

十四

知之言辭惑不與詞難而辨其又結

姑出其風山來音漸矣田常不且信也前公早公

四書人物考訂補卷之八

武進薛應旂采輯

邵武朱焯註釋

錢塘陳光琳參閱

傳五 春秋

晉文公

首段出史記
晉世家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武王邑姜方震

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獻公之子也獻

公娶於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上淫生太子申生

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

生奚齊其娣生悼子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

五人曰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

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驪姬嬖欲立子奚齊賂外嬖梁二與東關

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戎啟

心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

曲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從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

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居絳

獻公二十二年獻公殺大子申生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

其衣袂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

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赤

之別種得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叔

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

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疑畏因固

謝不敢入已而更迎其弟夷吾先時夷吾奔梁至是迎於梁立之

是為惠公惠公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

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

倚用興以近易通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將適齊

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笑曰我

二段出左傳
僖公二十三
年

言將死入木請

豈復可嫁

公子怒欲鞭之

鹿衛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塊土

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

馬二十乘。四匹曰乘。二十乘。八十四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

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即齊女。齊本姜姓也。

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

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寔敗名。公子

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重耳以戈逐子犯。及

曹。曹共公聞其駢脅。駢。合也。脅。肋也。腋。下。肋骨。合比若一。欲觀其裸。

骨。合比。非亦体不可。見。故欲觀其裸。浴。重耳薄而觀之。薄。迫也。僖負羈之

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以

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

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也。於曹也。乃

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

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鄭大夫諫曰。臣

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

建諸。建立也。將立之為君也。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

公子姬出也。犬戎狐。姬所生。而至於今。蕃。盛至也。于今日。一也。此天意

者離外之患。遭離驪。姬之患。出亡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

二也。天意之可疑者二。有三士。足以上人。國語曰。狐偃。趙衰。賈他。三人皆相材。

足以居。人上。而從之。三也。天意之可疑者三。晉鄭同儕。音才。類也。其過

子弟。子弟之過鄭者。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

物考

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不穀猶不才也。謙辭。

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

波及晉國者，波及餘波所及也。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

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

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弭，弓消也。右屬橐，音鞬，屬著也。橐以受箭鞬以受弓。以與君周旋。子

玉請殺之。于玉，即成得也。臣，楚令尹也。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

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

之。吾聞姬姓，姬姓之諸侯。唐叔之後，唐叔之子孫。其後衰者也，

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

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初，惠公負秦約為秦所獲。

以大子圉為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為懷嬴。子圉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

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子圉遂

逃歸。奉匭沃盥，匭以供沃盥也。奉既而揮之，怒曰：秦晉

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有文辭。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

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以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小雅詩，義取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

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

拜。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且曰：寡人聞之，

三段出禮記檀弓下

亡國恒于斯。亡也。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

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

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

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說解也。

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

喪父死。喪為出亡也。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

之謂何。又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

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

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乃送重耳及晉。及河。子

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絡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

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設誓言。此心明如

不信。有投其璧於河。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籩

如。後之。舅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

得。反國。舅犯聞之。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曰。籩

豆。所以食也。籩。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

目。黎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故哭。再拜而辭。文公止

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斝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

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

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懷公子圍秦伯使公

子繫如晉師。師退。晉侯從秦命。納軍於郇。廬柳之師

四段出傳公
二十四年

地。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遂如晉師入曲

沃。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呂卻畏偁。呂甥

惠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寺人。闞公使

讓之且辭焉。且辭。不見。曰。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君命一

宿女。即至。不待宿。即日而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田獵

水之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不待

次日。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行。去

其罪。使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其知為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奉君命者。不敢二心。古之制也。除君

之惡。惟力是視。惟視吾力。之所能及。蒲人狄人。君在蒲。則為蒲

人。余何有焉。我知獻公惠公而已。何有于文公。今君即位。其無蒲狄

乎。其無如蒲如狄。欲為君害人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

易之。變易桓公所為。何辱命焉。言已自將去。不敢辱君命。行者甚衆。懼之

奔者甚多。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以呂卻既而公宮果

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

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士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諸門戶。僕隸之事。悉皆初。晉侯之豎頭須。頭須。守藏

者也。其出也。文公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文

國。反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

圖反。圖。謀也。反。覆也。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

六段出左傳
僖公二十四
年

為羈縲之僕其亦可也。居者行者。皆可事君。何必罪居者。國君

而讐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遠見之。文公亡。過曹。里

鳧須從。因盜資而亡。及文公反國。國中多不附文公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

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耶。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

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

鳧須又襲竭君之財。避於深山。而君以餒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大矣。然君誠赦之罪。與參乘遊於國

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里鳧須且不誅而

驂乘。吾何懼也。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季隗

是以晉國大寧。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所生。伯儵。叔劉也。請其進退之命。

嬰。原。屏。樓。二子。趙姬使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

子餘辭。子餘。趙姬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

固請許之。來。叔隗與盾來晉。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

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卿之嫡妻。曰內子。而已下

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文公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

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貪天功。罪也。下反。上

實其奸。貪天功。奸也。上反。以行立君之賞。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

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不求而死。將以誰懟。對曰。尤而效之。尤。過

八段出傳信
公二十四年

七段出傳信
公二十四年

也。以彼貪天為過。罪又甚焉。且出怨言。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

不食其食。不當更食其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

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

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繇上為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推之從者憐推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

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割股龍及其淵。

文公出見其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

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

於是文公表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

山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冬至後百有五日皆

禁火云為介推且子胥沉江未有絕水之事今互寘

之地老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

長半歲刑後周舉遷并州刺史作弔書置子推之廟

言盛寒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今則三日而已

示愚民使還温食風俗頓革又晉文公出亡舟之僑

去虞而從焉文公及國擇可爵而爵之可祿而祿之

舟之僑獨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曰二三子盍為寡

人賦乎舟之僑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及其淵安寧

其處一蛇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

允段山左傳 僖公二十九

且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

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

於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周襄

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王以母弟大叔帶之難出居于鄭使簡師父告于晉

使左鄆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

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可以取信天下

且大義也。削平僭亂興復王室繼文之業。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

復周室。故納王可。而宣信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

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

野。勝之。卜得此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周德雖衰

天子之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即古之黃帝也。言周王自當兆。不謂晉。公曰：

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亨于

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變為兌。兌為說。故能為王所宴饗也。戰克而王享，吉。

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

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降心以逆公。天在上。兌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去睽卦還論。大有本卦。亦其所也。亦

天子降心之象。蓋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晉文辭秦師使

還獨以師順。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流而，日下。溫故。

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

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為設醴酒。命之宥。加幣

勸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懸柩而下。弗許曰：王章也。章顯與諸侯異。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

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一云：晉文公欲合諸

侯。舅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若何。舅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

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舅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繼

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興草中之戎，驅山之翟，定天子

於成周。於是天子賜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

十段出左傳
傳公二十五

人物考
卷之八
五、十

命去之謀出。曰也。謀間也。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

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音提。即寺

人。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徑猶行也。餒而弗食。故使處

原。一云。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殮而從。迷而失道。與

恐飢餒之患。而必全壺殮。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

二十乘。於是叛楚即晉。即就也。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

帥師伐宋。圍緡。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

贈馬之施。救患取威定霸。取威重於諸侯。於是乎在矣。狐

偃曰。楚始得曹。曹共公始服楚。而新婚於衛。楚成王新婚若

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伐

宋。其勢必撤圍。戎以救。於是乎蒐於被廬。蒐治兵也。作三

軍。魯閔公元年。晉獻公作二軍。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

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

言。賦猶取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庸功也。有言有功。然後錫車服以用之。君

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讓于狐毛而佐之。毛偃。命趙衰為卿。將下軍。讓于欒枝

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

右。犢音讐。為文公車右。晉侯始入國也。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下段出左
傳傳公二十
七年

初考
卷之二

子犯曰民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以貨物易

資。不求豐焉。不許以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未生恭敬之心。於是乎

夫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

官。民聽不惑。民知義。知信。知禮。則聽上之命而不疑惑。而後用之。出穀戍

明年。楚子使甲叔去出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

也。謂明年戰於濮。晉侯侵曹。伐衛。一云。晉文公欲伐衛。公子

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公寤引師

而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

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晉侯

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

兇懼。遷。至曹人之墓。兇。兇。恐懼聲。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

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且曰。獻狀。責其功狀。令

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殮璧之施。魏犢顛

顛。怒曰。勞之不圖。二子各有從。亡之勞。故怒。報於何有。藝。克僖負

羈氏。魏犢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

人物考 卷之八 一

十二段山左 傳信公二十 七年

病將殺之。魏犢束芻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殉于師。由是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

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也。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天之所置

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

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

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衛侯未出竟。曹

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

一。君晉侯也。取一。謂以釋宋圍。惠晉侯也。臣取二。以復曹衛為已功。不可

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為定人

之謂禮。安定人國。禁心一言而定三國。子玉一言而復

安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

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復衛封曹

我有三怨。亡曹衛棄宋。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

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

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以晉君

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

人勿考。卷之八。十一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
一舍三十里。所以報也。昔惠食言。其避楚之言。以亢。

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是晉君退避。而楚臣好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次于城濮。
楚師背鄢而舍。鄢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眾畏

聽其歌。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
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眾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晉國外必無
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水北曰

諸國在漢水之陽者。楚實盡之。楚子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

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盥。音古。其

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

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
名。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大夫謂子玉。其敢當君

乎。言不敢臣與君敵。既不獲命矣。不得楚人退師之命。敢煩大夫。大夫謂鬬

謂二三子。子玉之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在後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少者在

日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伐有莘之山木以益其兵晉師陳於

莘北即城濮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

六卒將中軍若敖子玉族也以其六百人為親兵自衛以將中軍曰今日必無

晉矣子西將左子上鬬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蒙覆也

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

旗也又建二大旗而退使若大將稍卻衆藥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揚塵詐為

楚使馳之原軫即先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

收其卒而止故惟中軍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

穀三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衡雍鄭地作王宮於踐

土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駟介四馬披甲也徒兵千已

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宥助以束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

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大輅金輅祭祀

所乘其戎輅之服戎輅戎車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

旂矢千旂黑秬鬯一卣音酉中尊秬黑黍鬯香草虎賁三百人曰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逃遠也有

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然後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

天子之不顯休命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牝牡相誘

千三段出左
傳僖公二十
八年

掌此二事而司馬殺之以殉於諸侯使茅莪代之師

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師隨武子及晉

侯振旅愷以入於晉愷樂也獻俘授誠音郭割耳也飲至飲酒

大賞徵會召諸侯為會討貳討諸侯之一心者殺舟之僑以

殉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

民服三罪謂殺顛頤祁職舟之僑會於溫討不服也許衛是會也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

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晉

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豎掌通內外者侯姓孺名貨筮史貨賂也使

口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說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

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

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許復

而不與偕復曹不與衛皆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

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二者君將若之何

公說復曹伯戰國時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于鄭朝朝曰吾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

取之周君與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專及

王病使卜之太卜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焉事正

類晉侯使鑿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

僖公為之請納王于王與晉侯乃釋侯侯此段詳見甯武子傳

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是與秦圍鄭侯之狐鄭大夫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夫見秦君師必

十四段出左
傳僖公二十八年

十五段出左
傳僖公二十八年

十六段出左
傳僖公三十一年

十七段出左
傳僖公三十一年

退公從之辭武燭之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

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

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燭之武許之夜縋而

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

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

今越晉國欲取鄭以爲秦之遠鄙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

也鄰指晉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鄭在東故云

行李之往來行李使人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晉嘗為

晉君賜矣往年納惠公許君焦瑕惠公許賂秦河外列城五即焦瑕也朝濟

濟河歸晉而夕設版焉言皆秦之速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

有既東封鄭封疆也滅鄭又欲肆其西封肆申若不

闕秦闕前也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

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子晉大夫戍之戍助鄭守也乃

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

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秦晉和整而還

之以亂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晉蒐於清原作五

軍以禦狄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楚鬬章請平於晉楚自城濮與晉不平至是請平晉陽處父報之晉

楚始通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方出絳柩有聲如

牛如牛响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

入物考

去八段由左
停信公三下

一年
九段由左

二年
信公三下

我擊之。必大捷焉。上假聞秦密謀。故因極聲以正衆心。已而果有秦師。

敗之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

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薛應旂曰：余觀晉文春秋，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

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

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間，不厭詐

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

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曰：楚

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

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

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

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

知萬世之利，由是觀之，雖其謫而不正，尚能權以濟

事，以成伯業，而周之僅存，民不胥於夷者，猶必賴之

也。向若莽操懿溫之謫，則偷取攘竊，將靡不至矣。又

惡知所謂一時之權，萬世之利哉。

晉平公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

靡下，齊師敗走，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晉段出史記
世家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晉欒逞。

左傳作盈

有罪奔齊。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

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

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

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

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

也。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

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

今若伐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

掄賢人。其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

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則

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

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寔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

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當立

之。則亂者誰與。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

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于權。行權不可以隱

于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

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

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

賊。而以國倫數。而遺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崇逞

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于先君。而子孫不有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欒盈晝入。為賊。于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之。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一

年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真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以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

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也晉國賴之不集三

軍暴骨子真道二國之言無私子真之為行人也傳道二國之言無所偏

私子常易之子朱為行人常變易其所言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

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

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

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

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

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

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

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

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

背上之毛腹下之毳音翠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

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

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又趙簡子游于河而

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下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

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非吾君不好之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

三段出... 齊傳

人物志 卷之八

十一

四段出韓詩
外傳

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之不能益卑。益之滿把。飛之不能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也。
平公於是造亥唐而禮之。平公藏寶之臺。災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克口。虛耗而賦斂無已。君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又魏文侯御廩災。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大災。羣臣皆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室。士庶人藏於篋。積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宜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五段出韓詩
外傳

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

六段出說苑
正諫篇

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徇。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出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中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

七段出左傳
公二十九

世出史記

世出

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吳延陵季子來使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左傳作向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

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二十六年平公卒。

薛應旂曰：平公晉之庸君也。晉至平公亦岌岌乎其殆矣。然猶數傳而後亡者，無乃亦因人言而敬賢，緩役屏樂納諫故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晉世家 平公二十六年 平公卒 薛應旂曰 晉國其萃也 其殆矣 然猶數傳而後亡者 無乃亦因人言而敬賢 緩役屏樂納諫故歟

四八人坐

武進薛應旂采輯

邵武朱焯註釋 錢塘許胥臣訂補

傳六

秦繆公

秦繆公。史記蒙恬傳曰：繆公殺三良而歿。名任好。宣

公子。成公弟也。其先帝顓頊之苗裔。顓頊之裔女曰

生大業。其父不著。而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至虞舜時有柏翳者。

為舜主畜畜多息。思生也。賜姓嬴。其後非子在周孝王

時主馬於汧。音堅。渭之間。汧渭二水。在隴州東。馬大蕃息。遂分十

為附庸。邑之秦。歷數世至宣公。宣公立十二年卒。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戎號勝之。四年。迎婦於晉。婦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虜虜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壁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音應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穀音古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

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曰。

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穀大夫。一云百里奚飲

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

羊之皮。而屬事焉。毋乃天下笑乎。公孫枝曰。信賢而

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

為忠臣。境內將服。敵國且畏。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

云。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穀之皮。使將車之秦。繆公視鹽。見百里奚。牛肥。曰

任重道遠。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

不以暴。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效。出亡

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效焉。

謀而見從。終身不忘。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

效。是安效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

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也。三說不同。可備觀

焉。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

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餼音至人。蹇叔收臣。臣因而

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韓。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

其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

晉

已立。而使不

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

國語。惠公入而內外之賂。輿人謂

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目。詐之見詐。果喪其路。得國而徂。終逢其咎。桑田不懲。禍亂其典。既里丕死。公隕

於不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

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計也。願君以

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使繆公許之。使人

與不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不鄭有間。乃言夷吾殺

不鄭。不鄭子不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

親。不親愛其君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

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調和也不聽。而陰用豹。十

二年齊管仲隰朋歿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弗與

因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飢穰豐年日穰更事

耳更易無常之事晉今雖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

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

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雍秦地絳

相望者前後相見無間斷也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

臣虢射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

與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王

戊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

利還而馬驚音致馬為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

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

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

生得晉君初繆公亾善馬岐下野人其得而食之者

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

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

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

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左

者后扞冠纓而絕之言於王王曰與寡人飲不絕纓

者不為樂也命皆絕纓然後秉燭於是不知王后所

絕者誰樂飲而罷後吳伐楚是人陷陣却敵取大軍

之首以獻王怪問之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于建

云絕纓盜馬之臣赦而秦楚以成其功蓋若美談焉

夫不以物之故殺人秦繆則既賢矣王后而得與羣

臣縱飲。此豈可為訓乎。雖然猶愈于田文之匿舍人。袁盎之奉侍兒也。於是繆公虜晉

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欲殺而周

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

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經跣曰。衰。喪服。經。喪帶。跣者。徒足也。妾兄弟

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

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

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前

年五而使太子圉音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

名懷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

滅深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

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惠百歲後。秦必留我而

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

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

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

之。二十四年。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

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

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為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

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

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

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

人言繆公曰。匹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
驅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
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
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經數國一里而襲人。希有
得利者。且人賣鄭。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
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
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
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問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
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
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皆請其子曰。汝軍即

必於殺阨矣。

蹇叔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交

之所避風雨也。必於

是間。予收爾骨焉。三十三年。秦兵遂東。更晉地。遇

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

國語秦師過周。左右

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

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成虜。因獻其牛。曰。聞大

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

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

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

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

於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為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亾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

曰。使鬼為之。則神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

文選賦

引史記云。戎王使由余聘秦。觀秦之強弱。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臺若鬼為之云云。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

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

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

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

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阻。惡也。以督責於下。下罷極

則以仁義怨望於上。思得仁君義主而拯救之。上下交爭怨。而相

篡弒。至於滅宗。皆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

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

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曲席席相接也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蓋管音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愛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

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

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焚舟示不復濟而反也項

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郟音郊王官與郟皆晉人以報殺之役晉

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

尸為發喪哭之封築土為墳檀弓云昔者夫子曰吾

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乃作秦誓具載周書中

君子曰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羅景倫云邵子

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亦

自有理蓋說者皆取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

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焉存其為

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亾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也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

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

三人。左傳作子車氏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

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見詩秦風君子曰。秦穆

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善人者。民之望。今殺之。以殉葬。是弃民之望也。先王

違世。猶詒之法。詒以之切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

亾。邦國殄瘁。詩大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占之王

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

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話善也。作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鍾律度量。陳之

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引之表儀。表儀猶威儀。予之法制。

雷賓嘉告之訓典。教之防利。防。患與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官司之。

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眾。民之隸。於士農工。

商者皆依賴其法。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

之不復東征也。秦在西。諸侯皆秦之東。不復東征。不能為盟主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

後乎。秦自武公用殉。五傳至繆公。而殺三良。其後魏人欲以妾殉葬。陳人欲二婢同棺。皆未流所從出也。

諷子建仲宣之詩。至今可為於邑。繆公之不仁甚矣。迨二十二傳。至莊襄。而嬴氏之宗。遂滅於呂。則孔子

所謂無後者。不信然乎。雖然。吾以為康公亦可罪也。昔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殉葬。定而後子車

至。以告子亢。曰。殉非禮也。待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妻與宰為之。於是弗果用。夫三良之殉。命雖

二段出左傳
文公六年

人物考 卷之九
出於繆公。而屬纊方亂。未可遽從。帷堂既徹。無所復請。能如魏顆之不從亂命上矣。不則以勢禁之。如子亢可也。今以不可從之命而從之。以不可復請之命而行之。然則之罪也。康公宜分任之矣。
繆公子四十人。太子罃代立。是為康公。

人物考 卷之九終

國書人物考訂補卷之十

武進薛應旂采輯

邵武朱焯註釋

錢塘許胥臣訂補

傳七

衛靈公 衛孝公附論

首段出史記 衛世家

衛靈公名元。襄公子。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而汝妾恠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晉唐叔虞。周武王子。成王弟也。初。武

二段出左傳

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予命汝生子名虞。予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封於唐。是為晉侯。左傳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于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又成季友。桓公季子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文。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事齊豹。殺公孟。公聞亂。乘車自闕門入慶。比俱類此。

御公。公南楚。駟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宮。公載

寶以出。禘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過齊

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

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如死鳥。地。衛齊

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

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

行聘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君若惠顧

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

在宗廟。乃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良

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衛侯以為

乘馬。喜其敬已。故貴其物。賓將擗。擗。行夜。側九反。主人辭曰。匹人之憂

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

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

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宮子。北宮。喜。北宮氏之宰

三段出史記
孔子世家

四段出說苑
政理編

五段出史記
孔子世家

七段出孔子
世家

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

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公子朝褚師

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殺宣姜。與公子朝通故。孔子

至衛。靈公聞而喜。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

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

亦致粟六萬。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

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

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

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治天下者。知反之已

者也。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

出一入。謂以兵仗出。人以脅之。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月

餘。及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君子至衛。必見寡小君。孔子辭謝不得已而

見之。此段解見孔子傳。靈公禱。音胡。蔽膝衣。被以與婦人遊。子貢

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

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莊子。伯常騫曰。

靈公有妻三人。同湎而浴。史鱗奉御而進。所博幣而

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

以爲靈公也。孔子以靈公能用人。故不喪。子貢以靈

公能任過。故不亡。伯常騫以靈公能致賢。故得謚爲

雍。渠騫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

去衛。既而復反乎衛。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

偵。韓非子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

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

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

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

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

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

狗。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瞶

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瞶

數日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瞶

宋已而之。晉趙氏。左氏載蒯瞶使戲陽邀殺南子。不

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予耳。宋者。南子之家

也。使真有其事。蒯瞶何敢奔宋。常山劉氏曰。靈公聽

南子之譖。致其出奔。張氏洽曰。自古讒婦之誣其子

多矣。考二劉之言。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非當

時實也。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子。公曰。余無

子將立女。蒯瞶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

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而下。三揖。卿君

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夏衛靈公卒。夫

九段出史記

左傳哀公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

子輒在。輒。蒯賁之子。靈公適孫。乃立輒。是為出公。郢有命於靈公。何為不立也。

也。君薨於寢而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郢其敢從諸。如其時且地。郢亦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禮也。然則無愧季札矣。而不見稱於君子。何哉。禮之賢非郢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衛政而先正名。君子以為必立郢也。

趙簡子欲入蒯賁。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簡子送蒯賁。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賁。蒯賁

不得入。入宿。地名。而保。衛人亦罷兵。由公輒四年孔子

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反魯。

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賁之姊生惺。音葵。孔氏之豎渾

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適於惺母。太子在宿。惺母

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

以乘軒。軒。大夫車也。報以乘軒。使為大夫。免子三死。三死。死罪三。與之盟

許以惺母為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

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甯問之。

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伯姬。蒯賁之姊。既食。惺母仗戈

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狻從之。介。被甲也。與狻。豚欲以盟。伯姬迫

惺於厠。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於衛臺上。召衛羣臣。樂甯將飲酒。

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

奉出公輒奔魯。孔惺竟立太子蒯賁。是為

莊公。

前左傳哀公二年。言無拒人之意。

史記衛世家

二年

人物考

卷之十

七

補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

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使太子

統統音問始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

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故衰經成服

薛應旂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孔子顧及覆於衛

者豈直其接遇以禮哉嘗觀魯哀公問曰當今之君

孰為最賢孔子曰抑有衛靈公平公曰吾聞其闔門

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次猶附也何也孔子曰臣語其公

朝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曰

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

守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衛無遊放之士

說苑有士曰王林者國有賢人必進之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又有士曰慶足

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

靈公皆愛而任之又有大夫史鱗以道去衛而靈公

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鱗之入而後敢入丘以

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先是獻公三年季札適

衛見蘧瑗史狗史鱗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悅之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然則孔子之所以不與衛絕者

豈亦以是也乎至論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而朱子

疑其為出公者則恐其未必然也蓋靈公既卒衛人

西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欲立公子郢。郢再三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為。
左傳。成公十三年。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臧逆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十五年。會於戚。討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逃奔宋。而上窺伯夷叔齊之風者也。是時孔子在衛。而郢有公養之禮。此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為也。若輒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哉。而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為哉。衛人雖無知。拒父者。又得以孝謚哉。

越句踐

首段出史記
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以丹青塗其身斷髮斷髮。剪其髮。披

草萊而邑焉。也。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

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左傳。使罪人三行之。速意呼而自頸者。誓死戰也。吳師觀之。越因襲

擊吳師。敗於檣里。今嘉興府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

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勒。部勒也。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

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

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

精兵擊越，敗之。夫椒。今吳縣太湖中。越王乃以餘兵五千

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

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與天

也。天道盈而不定傾者與人。人道尚謙。節事者以地。

以。亦與也。時不至，不可甲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

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

成於吳。種，姓文。各種字子禽。荆平王時膝行頓首曰：

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於下。執事，勾踐請為

臣。妻為妾。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

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

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

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後。吳王之心，吾

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

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

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

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

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

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

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

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

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令君不察盛怒，屬兵

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

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

以眩姓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

諺曰：狐狸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

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之，是天王之無成勞

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子胥。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音鄙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曰。今不滅。後。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及

左傳哀公

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左傳。吳王差。及越于大。

椒。報構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甚。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季杼誘獫狁。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之外。吳其為沼乎。○澆。寒浞子。封於過。相。啓之孫。后緡相妻。基。音忌。毒也。思。有虞君。方十里。為一成。勾踐之困於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

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
 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
 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以卽仰膽。飲食亦嘗
 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
 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
 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革之事。種
 不如蠶。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蠶不如種。於是舉政屬
 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國語作諸稽郢行成。為質於
 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
 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逢。姓。同。名。楚。有逢伯者。是諫曰。國新

流亾。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
 鸞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加兵齊晉。怨深於楚。
 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
 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心必輕戰。
 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
 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
 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
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以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

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天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樞吾墓。樞可材也。吳其亾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吳王弗聽。

遂伐齊。敗之艾陵。見左傳哀公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高昭子國惠子

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

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嘗

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

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呂覽

越國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

辭以請。雜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

昔賢長政

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

伍子胥進曰。不可與也。夫吳之於越。接上鄰境。道易

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

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

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

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不若

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

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

之。義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

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于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太宰嚭聞之。乃

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讓子胥曰。伍負貌忠。而實忍人。

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楚平王取太子建婦。費無忌

因讒去太子。使守城父。且言其欲為亂。王乃召太傅伍奢問之。復曰。能致二子。則

生不能則死。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戾忍

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併。擒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

使人召二子。尚就執。至楚。楚併殺奢與尚。負奔吳。王

人物考

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及怨王。王不備伍。負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

胥於齊。

乃及也。

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五負果

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

錄于反。

劍以自殺。子胥

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

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

能獨立。

言吳無賢臣。則一人不能久存。

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

門以觀越兵入也。

正義曰。吳俗傳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

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王即移向三江

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子胥作

壽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居三年。勾踐

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

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在魯哀公十三年。

吳國精兵從

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

一云。越王問大夫種曰。伐吳可乎。曰。可。吳賞厚而信。罰嚴而必。若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

人莫救之。乃令下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敵之。罪。人

參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遂伐吳。

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君子。王所親近者。

諸御千人。

諸御。謂在車有職事者。

伐吳。吳師敗。遂

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

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

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

吳士民罷傲輕銳。歿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接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

公孫雄肉袒袒衣露肉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

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異日前日也。夫差不敢逆

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

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救孤臣之罪乎。勾踐

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

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

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

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

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

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

甬東。君百家。甬東。今寧波府。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

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正義曰。今之面衣。是

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覆吾兩

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

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越王乃葬吳王。

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

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

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土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

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

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國語范蠡滅吳。及至五湖辭於王曰。君王

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

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

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

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

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鄰

地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

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音誨。阜陶馬喙。勾踐烏喙。不可與其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說

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種

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

遺敵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

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

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

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敝。今此云七術。史遷不知何據。寡人用其三而

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先王。允常也。從先王。欲其死也。

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廡與立。四傳至王無疆。伐楚

為楚所敗。服朝於楚。無疆欲北伐齊。西伐楚。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

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必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

以聚常邾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郟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淮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且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日論也。王所待于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以分。何待于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收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讐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通兵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君。或為王。潰於江淮海。

楚服朝

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以搖

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閩越王名無諸。漢五年立。

王閩中故地。東越王名搖。孝惠三年立。都東甌。吳王濞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擊東甌。東甌乃徙中國。處江淮之間。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其弟餘善謀殺閩越王以降。武帝立無諸之孫丑為越繇王。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并處。至元鼎六年。餘善反。發兵拒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繇王居股。殺餘善。故封居股為東城侯。於是武帝下詔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將其民徙江淮間。東越地遂平。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漸者引進。通道之意。定九州。至

於今。諸夏艾。音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

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

蓋有禹之遺烈焉矧其能用范蠡欲毋顯得乎

虞公

虞公姬姓虞仲之後也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

即虞仲嗣太伯於句吳太伯無子故弟虞仲嗣焉武王克商封虞

仲之庶孫於虞城以為虞仲後傳至虞公好賄弟虞

叔有玉公求旃旃之也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

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將及我將殺我遂伐虞公

故虞公出奔共池既而返國晉獻公十九年將伐虢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屈地生良馬四馬曰乘與垂棘之璧垂棘山出美

假道於虞以伐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

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

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

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軫

音零坂音反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

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

稍遣人以聚衆於晉邊邑以侵微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

虢問虢伐已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

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減下陽。獻公二十二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

翫。一之謂甚。道減下陽。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

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

從。是以不嗣。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

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

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

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

公曰。吾

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

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

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乎。弗聽。許晉使宮

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

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

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

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取虢之旅

辰。日在尾。故尾均服。振振。取虢之旅

星伏而不見。振。音真。盛貌。

鶉之賁賁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天策焯焯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故焯焯然

無光無光火中成軍為火正見於南方軍事有成功號公其奔此皆童謠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日而過在策鶉火中鶉火星見於南方言中者序以南方

為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號公各醜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虢公及其大夫

并伯以媵秦穆姬獻公女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歸虞之職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貢於周王

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故春秋書曰晉人執

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自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

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焉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虢收也天之刑神也

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口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于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

殺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

又誰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

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薛應旂曰余過陝州平陸縣之東北有故虞城在

徘徊音吁者久之曰嗟夫虞公則誠愚矣彼晉獻何

為者哉嬖驪姬以亂晉而顧猶滅同姓之國顧及其

愚抑又甚焉矣

陳侯周

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柳之子也。虞舜之後。媯音規姓。

侯爵。舜為庶人時。居於媯汭。音芮其後因為氏姓。周武

王克殷。乃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

胡公。即陳始封之祖也。陳至懷公時。吳方薦食上國。

破楚入郢。召陳懷公。懷公與楚有故。以疾辭。一云。吳人入荆。

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

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敗君

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

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

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既。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

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於吳。陳乃立懷公之子

越。是為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是時魯昭公夫人

孟子卒。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然之。吳王夫差

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于楚。

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時孔子在陳。思歸。十

六年。吳王夫差伐齊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

吳。楚伐陳。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

伐也。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

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

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

矣。遂與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薛應旂曰。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積久而後歸也。後儒固多疑之。噫。此豈衆人之所能識哉。蓋聖人

造物之心。猶之天然。固行健而不息者。苟可與焉。削弱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之心。可想見也。若其所常言者。乃為未至於聖者立則耳。遂執是以疑夫子。夫子又何辭哉。夫子嘗因子路不人之問。不過曰然。有是言也。

費惠公

顏般。王順。長息附。

費公姬姓。懿公之孫。在傳隱公二年。司空無

城郎居之。因為費邑。在傳隱公二年。司空無駭入。阻費。卒父勝之。傳至惠

公。惠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用王順長息為臣。

長息。公明高弟子。而公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有

自也。惠公以小國之君。而惟賢是與。故孟子稱之云。

蒯瞶

補左傳

哀公十六年春。

瞶成褚師比出奔宋

欲伐莊公。衛不果而奔。

侯使駟武子

衛大夫駟。

告于周曰。蒯瞶得罪于君父。君

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真諸河上

也。歲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

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

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

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悝於平陽。重酬之。大

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

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及西門平陽使貳

車反祐于西園。西園孔氏廟所在使副車還子伯

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祐

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祐者許公為友祐孔悝怪載祐者久不來使

公為友逆之許公為人姓名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

人謂子伯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

射之殪。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得祐於橐

中孔悝出奔宋衛侯占夢以能求酒於大叔

僖子大叔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

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

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之

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曰疾與亡君

皆君之子也名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若不材器可

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暨告天子天子使五人

輿豶從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且請殺良夫公

曰其盟免三歲日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哀年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

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

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孤裘

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天子使牽

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衛侯夢于北

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城中觀上喚反被髮

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

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叫天無

辜。本盟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親筮之胥彌赦

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無道下人

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正卜夢其繇曰如魚窺尾

窺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

繇直又反窺勅呈反裔衣邊言衛侯將若此大國滅之將亾闔門塞實

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

子曰止叔向有言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

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辟蒯瞶也般音班鄆音絹初公登城以

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

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

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

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

卜言乃自後踰隊音墜折之設反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

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已

音紀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

姜鬻。呂姜莊公夫人。鬻髮也。既入焉而示之壁。曰。

活我吾與女壁。已氏曰。殺女壁其焉往。遂殺之而

取其壁。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

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潞齊地。

輒。朱子疑輒為孝公非是。

補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逐石圃而復石雉。與大叔遺。皆崩躓所逐。哀公二十五

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侯為靈臺于

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鞭而登席。古者見君

人足也。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

之君。將設之。設。嘔吐也。散許角反。是以不敢。不敢。解。公愈怒。大

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執其手。抵。徒手。屈。用如

戰。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

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斷丁管反。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

之。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

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之中。初。衛人翦夏丁氏

在十一年。以其怒。音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

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

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少者畜於公。以為

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

拳彌優狡能優也。拳彌衛大夫。而甚近信之。故褚

誦北譏登。公孫彌在。喪邑。公文要失車。司寇亥奪

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

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天子

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衛大夫。彌援其

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

所不逞欲。先君蒯賁亂不速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

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開也。乃出

將適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齊晉界上。邑。彌詐不

知謀。故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近魯。邑。彌曰魯

不足與請。適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

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回載寶歸衛也。衛出

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

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

陳。傳公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

而君入。詳見甯武子傳。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

夷儀之盟而君入。在僖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十五年。孫魯今

又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

人物考
卷之十

